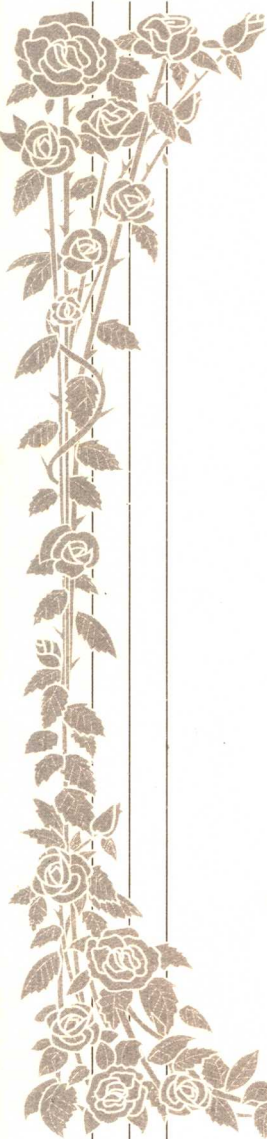




星座传记丛书

ЛЕВ ТОЛСТОЙ



列夫·托尔斯泰传

下

【俄】什克洛夫斯基 著
安国梁等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星座传记丛书

ЛЕВ ТОЛСТОЙ

列夫·托尔斯泰传

下

【俄】什克洛夫斯基 著
安国梁等 译



海燕出版社
The Petrel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登记号:图字 16-98-001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列夫·托尔斯泰传(上、下)/(俄)什克洛夫斯基
著;安国梁等译. —郑州:海燕出版社, 2005. 4
(星座传记丛书/于友先主编)
ISBN 7-5350-2736-9

I. 列… II. ①什… ②安… III. 托尔斯泰,
L. N. (1828 ~ 1910)—传记 IV. 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087829 号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6

本书根据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1966 年俄文版译出。

版权所有:维·波·什克洛夫斯基

本书中文版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取得授权,由海燕出版社独家出版

海燕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郑州市经七路 21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 话:(0371)65724903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50.5 字数 725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55.00 元

▶ 目录

作者的话/1

第一部

- 第一章 一张后来蒙上黑漆布的绿沙发/3
- 第二章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翻修了五十年的侧屋/6
- 第三章 谈谈林苑——鹿砦遗迹/10
- 第四章 最初的回忆/13
- 第五章 老根/18
- 第六章 大家庭里的正餐/21
- 第七章 奥恰科夫香料的烟雾/29
- 第八章 方法隆山/32
- 第九章 打猎、诗歌和交易/37
- 第十章 在莫斯科/43
- 第十一章 孤儿/49
- 第十二章 老戈尔恰科娃之死/53
- 第十三章 新监护人/57
- 第十四章 谈谈喀山和喀山大学/62

- 第十五章 分析和订立守则的时代/70
第十六章 托尔斯泰读书/81
第十七章 在庄园里/85
第十八章 托尔斯泰准备开始写作/92
第十九章 通向高加索的道路/105
第二十章 群山连绵/114
第二十一章 斯塔罗格拉德科夫村。
失望,空想,狩猎/118
第二十二章 老尤尔特堡。米谢尔比耶夫。
巴里亚京斯基公爵/129
第二十三章 袭击和正义/137
第二十四章 通向梯比利斯的道路和最初的一些印象/143
第二十五章 为正式入伍奔走/147
第二十六章 斯塔罗格拉德科夫的悲欢/154
第二十七章 成功之前/159

第 二 部

- 第一章 《童年》/171
第二章 《逃亡者》/181
第三章 谈谈作战部队的一名青年军官和尼古拉一世
皇帝/186
第四章 来自斯塔罗格拉德科夫村的消息/197
第五章 《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200
第六章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205
第七章 《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213
第八章 炮击之后/223

第九章 托尔斯泰造访卢梭及其生活过的地方/233

第十章 家庭幸福计划/245

第十一章 托尔斯泰对爱情的疑虑/250

第十二章 去国外/255

第十三章 托尔斯泰在伦敦造访赫尔岑/262

第十四章 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的鼎盛期/269

第十五章 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争吵/281

第十六章 一八六二年的夏天/286

第十七章 学校的毁灭/293

第十八章 《哥萨克》/304

第十九章 娶了一位小姐/312

第二十章 《恶魔》/324

第二十一章 田园生活/330

第二十二章 《霍尔斯托密尔》/337

第三部

第一章 《战争与和平》的结构及其人物世界/347

第二章 谈谈人物原型/356

第三章 论托尔斯泰的思想和探索/362

第四章 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的学生、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和尼古拉·罗斯托夫/370

第五章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姊妹/378

第六章 论争,承认,购置田产和阿尔扎马斯的恐惧/386

第七章 《识字课本》/395

第八章 重返萨马拉省/405

第九章 一些新计划/413

第十章 《安娜·卡列尼娜》/420

第十一章 肖像/433

第十二章 致力撰写长篇小说/445

第十三章 长篇小说的结构/455

第十四章 关于托尔斯泰和宗教的几句话/463

第十五章 为什么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不只是家庭小说？/470

第十六章 安娜·卡列尼娜及其作者家园周围的家庭/478

第十七章 玻璃窗上的花纹/481

第十八章 雅斯纳亚·波良纳周围的道路/487

第十九章 同一主题分出的许多根须/492

第四部

第一章 1881年——转折的一年/503

第二章 “出现了折中”/518

第三章 寻求固定的住屋和寻求生活的意义/521

第四章 托尔斯泰和休塔耶夫/525

第五章 夫妇/532

第六章 热爱劳动，或庄稼人的胜利/537

第七章 在道尔格—哈莫夫尼契斯基巷/546

第八章 弗·格·契尔特科夫。相识/557

第九章 《民间故事》/564

第十章 论爱和爱的寂灭/571

第十一章 一部作品是怎样诞生的/575

第十二章 托尔斯泰向赫尔岑寻求支持/582

第十三章 论文《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和中篇小说

《伊凡·伊里奇之死》/585

第十四章 《后记》/595

第十五章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的罗曼史/598

第十六章 现金及同它的斗争/601

第十七章 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觐见沙皇亚历山大三世/608

第十八章 划分土地。放弃文学作品所有权的信/617

第十九章 饥谨/626

第五部

第一章 《复活》/639

第二章 论否定正教仪式派的信徒和《复活》/651

第三章 世纪之初/659

第四章 《哈泽·穆拉特》/684

第五章 革命/694

第六章 《俄国的农民》。《我不能沉默!》/704

第七章 《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710

第八章 关于日记和书信;本书最后几章引言一类的东西/713

第九章 1909年秋。莫斯科——克列克什诺——莫斯科/722

第十章 冬天,1910年的春天和夏天/730

第十一章 立遗嘱/735

第十二章 秋天。雅斯纳亚·波良纳/740

第十三章 托尔斯泰离家出走/752

第十四章 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来信/758

第十五章 托尔斯泰继续走自己的路/763

第十六章 再度上路/768

第十七章 返回雅斯纳亚·波良纳/774

第十八章 让我们回顾一下/779

第十九章 托尔斯泰逝世之后/783

托尔斯泰生平创作年表/788

第一章

《战争与和平》的结构及其人物世界

1

一般认为,《战争与和平》1860年就已擘画,或至少是这一年开始酝酿的。托尔斯泰1861年3月曾函告赫尔岑:“四个月以前,我拟动手写一部长篇小说,其主人公应是流放归来的十二月党人。”

与这段话相关,留下了一部描写十二月党人返回莫斯科的中篇小说的片断。这片断通过许多环节同《战争与和平》、同史诗的人物联系了起来。我要提请读者注意,这一片断的主人公是彼得老人及其妻子娜塔利娅。

在以后深入研究主题的过程中,写作一度中断;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上课时给学生们讲过拿破仑1812年的入侵,他简洁而优美地叙述这些事件,他的阐释引起了孩子们爱国主义的激情。

故事造成的强烈印象使孩子们准备去建功立业。“我们的面前现在如果是舍瓦金多棱堡或马拉霍岗,我们会攻打下来的。”

过去的题材显然就是克里米亚战争和1812年的题材。我提醒一句，在《十二月党人》的楔子里，托尔斯泰勾勒了一幅舒展、开阔的画面，其中提到了1812年的胜利和1855年的失败。

1863年2月23日，索菲娅·安德列耶夫娜告诉妹妹，托尔斯泰开始写作新的长篇小说。这同样能从库兹明斯卡娅的回忆录中得知。3月8日，托尔斯泰简单地告诉妹妹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我在写长篇小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给亚·安·托尔斯泰娅的信件也透露了这一消息。托尔斯泰说，他感到时间颇多，可以工作，“这工作，就是写一部19世纪一二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它从秋天起完全缠住了我”。这一题材抓住了托尔斯泰，他能谈论的，只是这一话题。

小说的准确提纲拟成了，人物的性格确定了。托尔斯泰总是指明这些人物对拿破仑的态度，也就是说，托尔斯泰不仅从私人生活方面，而且从时代的冲突方面去刻画这些人物。

我们发现，托尔斯泰一直犹豫不决，长时间内不知小说该从描写哪一时刻开始。最初，他大概准备从1811年着手，以后，却提前到1805年。

粗具轮廓的人物逐渐改变着性格，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对这些人物逐渐应付裕如，有许多性格的刻画降低了基调：宫廷女官安娜·巴甫洛夫娜·舍列尔最初被写成一个真诚的、不计个人社会地位的理想妇女，现在则成了一个老于世故、喋喋不休、虚与委蛇的沙龙女主人，瓦西里·库拉金的微不足道的搭档。

托尔斯泰深入揭示了另一些人物身上的矛盾。这些人物都像浮雕一样突出，接近读者，因而读者就能从各个角度端详他们。

有人认为，“亚历山大战争时代被杀的成千军官，比起好色、狡诈而不忠实的库图佐夫，难道不是无可比拟地勇敢、忠诚而善良吗”？这种说法，这种最早的对库图佐夫所作的性格描绘，并不是托尔斯泰本人的态度。研究家们认为，这只是敌视库图佐夫的“上流社会”眼中的库图佐夫形象。

事实未必如此，因为在草稿中有一个场面，写安德列公爵“到布加勒斯特，在舞会上碰到库图佐夫正在给摩尔达维亚姑娘系鞋带”。

即使在波罗金诺战场上,库图佐夫在战斗打响以前,见过持着十字架的神甫以后,他的举止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无可非议的英雄。

“‘唔,现在一切都就绪了,’库图佐夫签署了最后一份文件说,吃力地抬起身子,伸直了苍白而臃肿的脖子,满脸喜色地向门边走去。

“神甫的妻子脸涨得血红,拿起盘子,尽管早已准备妥帖,却仍然没能及时给他递上。这会儿她躬身把它递给了库图佐夫。

“库图佐夫眯着眼睛,微微一笑,摸着她的下巴颏说:

“‘多漂亮的美人儿!谢谢,亲爱的!’

“他从灯笼裤的口袋里掏出几个金币,放到了她的盘子里。

“‘喂,怎么样?’库图佐夫说,一边向为他准备的房间走去。神甫的妻子红润的脸庞上笑出了两个酒窝,跟他走进了上房。副官走到台阶上找安德列公爵,邀他吃早饭。半个钟头以后,安德列公爵重新被召到库图佐夫那里。”

库图佐夫不是理想的英雄,所以,托尔斯泰还在作品草创时期在他身上强调的那些特点,在已经写成的作品里仍然保存着。但是,这些特点只是他性格的一部分。

库图佐夫作为将帅,在了解了人民的感情和洞察了军心之后,听从了人民的意志,而这便成了他的总的形象。

小说的写作拖得很久。作品不断变化。它经历了几个阶段:整部史诗叫《三个时期》的阶段,《结尾完满万事好》的阶段,最后,作品定名为《战争与和平》。

小说开头写舍列尔沙龙的场面,使上流社会不同人士能对欧洲局势作简短的描绘。

安德列公爵和彼埃尔之间的对话是这两个人物的自我刻画,并表明了人物的冲突。彼埃尔方面是他的私生子身份,安德列是不美满的婚姻和没有实现的扮演历史角色的强烈愿望。

但是,小说中这些人物的真正的生活冲突在另一方面。

2

为了解决《战争与和平》的结构问题,应当事先指出,艺术作品的整体性这一概念本身还没得到彻底阐明。

如果普希金或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持续了多年才写成,而作者本身发生了变化,经受了思想危机,重新理解了生活,如果世界的局势在长篇小说写作时间内发生了变化,那么很显然,我们面对的不是静止状态的整体性,而是艺术创作过程的整体性。

艺术作品的整体性是对不断变化的对象认识的整体性。

不应当认为,作家先把一切了解清楚,随后加以精心推敲,最后坐下振笔疾书。作品的创作过程是决定作品形成的认识过程。在《战争与和平》的命运偶然性后面,隐藏着被理解了的创作的必然性。托尔斯泰善于服从必然性。

作品没有一份头尾俱全的完整的作者手稿。序言和开端都有许多稿本,这是可以据以追溯作者怎样努力确定认识条件的线索。

长篇小说的界限变了,事件的分期变了。

托尔斯泰的著作是从描写老十二月党人彼得及其妻子娜塔利娅返回莫斯科开始的。

他碰到了一个主题;当他从失陷的塞瓦斯托波尔回来以后,他寻找着失败的根源并用昔日的胜利检验这一失败。

托尔斯泰始终具有准确的时间感,在作品里,他提到时间上很确切的细节,以此表示具体的日期;与此同时,他似乎又并不考虑时间本身的意义。

所以,他在手稿里改变个别场面的日期,而不对这些场面作相应的处理。

这是托尔斯泰创作的一般特点。他曾多次想要写一部贵族与农民为伍的作品,情节的契机是贵族的流放。

这一意图的第一次实现(实现得还不准确),是未来的十二月党人被俘,被俘的贵族落进了士兵的环境。

后来,企图把这一情节放到彼得大帝的时代,他为此研究了一些家谱。随后,情节推后到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时代。托尔斯泰用绝对范畴进行思考,他反映宗法制农民(这样的农民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的心理,对于这样的人,时代的特征是不存在的。

同时,尽管托尔斯泰以后责备自己,说他在他所揭示的时代里忽略了十二月党人主义的因素,但是,他却始终是从十二月党人后代的观点去揭示战争的,始终在解决“当初应当怎么办,当初人民为什么没有追随十二月党人行动”等问题。

情节间的联系,假定性结局,长篇小说的完整性,托尔斯泰以前的长篇小说的这些规律,结果都被托尔斯泰否定了。他摒弃了那类长篇小说,即“有开端,有渐趋复杂化的情节,有结束这种叙述情节的大团圆或不幸收场”的长篇小说。

他觉得,不管是死亡还是结婚,都不是情节的结局。他寻找着情节的历史结局,因而,历史部分也就是情节部分。

席卷人们命运的潮流的观点只有在托尔斯泰作品写成的过程中才出现。

小说的军事哲理在写作过程中进入《战争与和平》。这种哲理在作品不同的构建阶段作用不尽相同。

库图佐夫的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决定,他在奥军投降后的撤退计划,着手和牟拉谈判的巴格拉齐翁的机智,巴格拉齐翁向法军攻击的决定,将领出现在战场上的意义,屠申向村子开炮及引起村子大火的决定——这一切自觉的决定,作为有着一定结果的行动,在长篇小说一开始就已考虑到了。

战争的自发性观点,库图佐夫服从历史必然性——这都是小说后半部的结论。

当然,1805年和1812年战争本身,就本质而论——就战争目的和战场而论——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托尔斯泰仍然没有归纳出一个结论——

大概像他本人一样,没有作出最终的结论,尽管他已接近了这一结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一步步离开通常的长篇小说形式。例如,在定稿里保留有伯伯——一个土地不多的贵族参与其间的打猎场面,他像主人公一样,得到重要而精确的刻画。

在草稿里,伯伯出现在波罗金诺战场上抬伤员。以后,他消失不见了,从校样上删去了。在旧艺术中好像是规律性的东西,托尔斯泰并不需要。

在第一个完整的初稿里,置身莫斯科的彼埃尔救了一名年轻的高级共济会会员、意大利伯爵邦契尼的性命,使他逃脱了一个疯子的枪击。共济会的标志帮助了被俘的彼埃尔,虽然这种帮助没有立即出现。邦契尼寻找彼埃尔。邦契尼后来被尼古拉·罗斯托夫俘虏。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眼睛有点像娜塔莎,他干了一项高尚而崇高的阴谋活动:他从彼埃尔的谈话中猜出彼埃尔爱上了娜塔莎,给他安排了幸福美满的婚姻。这个浪漫主义的人物及其高尚的阴谋一起消失了,而代之以旁出的爱情线索——朗巴尔式的浪漫故事。

托尔斯泰摒弃了旧小说的艺术原则。在这类旧小说里,人物再三发生矛盾冲突,正是他们的冲突及其重复创造了长篇小说的结构。从已经完篇的正文看来,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是由历史范围、人民思想力度的变化推动的。

老伯爵的破产,他的衰败中落(无怪乎罗斯托夫这一家姓氏几经更改,叫过托尔斯泰,叫过普罗斯泰,也叫过普洛霍依,即破落)——这破产好比被冲掉了一般。罗斯托夫家的彻底破产不仅是由于尼古拉的赌债,而且是因为娜塔莎决定抛掉“幼稚可笑的”财产,腾出车辆,运载伤员。

安德列公爵因娜塔莎的变心而产生的愤懑似乎被波罗金诺战场上的共同不幸所冲掉;在这里,安德列和阿纳托里都负了重伤。

没有经过谈判,毫无准备,由于双方关系的改变,娜塔莎来到正发谰语的安德列公爵的身边,在这种新的解决方式里,一切都清楚地显示出单纯质朴。

彼埃尔被俘是和莫斯科大火有关;起初,把莫斯科的这次大火说成是

由多洛霍夫一手造成的,多洛霍夫碰到了别素号夫并给了他秘密接头的暗号。这也被一笔勾掉了。

在最后的定稿里,莫斯科作为被抛弃的居民区发生了大火,正像一些俄国城市在夏季没有人纵火而发生火灾一样。

在初稿里,彼埃尔不仅救了一个婴孩,而且长时间地抱着。他关怀备至的婴孩却救了他的命。

托尔斯泰重复了描写他和一个孩子一起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旧稿。彼埃尔应当忘掉自身,他忘我地关怀他偶然救出的那个婴孩。这也被一笔勾掉了。

3

着手创作《战争与和平》的人是一位骄傲而好斗的人,他强调说他是贵族,他不知道另一种生活,他觉得贵族生活很惬人意,对“挨了两百次鞭打”的师范学生的感受毫无兴趣。

唉,挨鞭打的不单是师范学生,而且在士官学校里,其中包括贵胄军官学校也实行着鞭刑。士官学校学生挨打,常常挨打;要是士官学校学生在挨了第一遭鞭打以后仍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威武、振作和自新的样子,有时甚至一天要挨两顿打。大概总共要挨两百次鞭打的。

这是小说无数开端中的一个,它之所以能得到谅解,是因为它已经被推翻。但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仅想使贵族安德列·鲍尔康斯基成为英雄,而且想使他成为自己这部长篇小说中军事理论的体现者;安德列和彼埃尔一起应当用建立在新的哲学基础上的新的战争观取代陈旧的战争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很了解伏尔泰,然而他更了解善于把小说、哲学、政论熔于一炉的亚历山大·赫尔岑的作品。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就是以这样一个俄国人的眼光来进行考察,担当起在其中解决历史和战争问题的责任,把个人的声音引进了长篇小说。

战争的最终结局取决于默默无闻的多赫屠洛夫、季莫亨这样的一些

人。季莫亨是勇士,突击伊兹梅尔的参加者,库图佐夫的老战友,在建立了许多丰功伟绩以后仍然只是个上尉。战争需要季莫亨远甚于安德列·鲍尔康斯基和尼古拉·罗斯托夫;后者的勇敢从来没有决定过战斗的胜负。

战争是由谦逊质朴的屠申决定的。在长篇小说《结尾完满万事好》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想使屠申成为一个准贵族,一个精通几种语言的人,一个由家庭教师教育出来的人;他同他的兄弟们共有 1000 名农奴,他的出身比周围所有的人都高贵。

在那个屠申身上也许有着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某些特点和习惯,但是原型并不合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抹掉了屠申的贵族痕迹。安德列·鲍尔康斯基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屠申,正是把后者当作另一阶层的人来看的。

屠申是受过新教育的、新时代的人物,他并没察觉安德列的态度,他并不见怪,他忙于战争,他有必胜的意志,然而并不幻想在军队里升迁腾达。

他是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遇到过的有教养的炮兵军官的另一种类型。

由《结尾完满万事好》的结论转向了另一种结论——《战争与和平》的结论,即尽管彼埃尔的生活是以苦役告终,但它仍然是美好的。

历史侵入了本应揭示蜂群生活高傲的静止性的小说;它通过未来起义的隆隆炮声,强有力地渗透了进来。

4

《战争与和平》的创作命运反映在它的刊印和再版的历史中。

题名《一八〇五年,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长篇小说》于 1865 年至 1866 年刊载在两期《俄国导报》杂志上。

我在这里不是研究稿本变迁史,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有一点意